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

—“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法] 让·勒比图 / 著

Jean Le Bitoux

邵济源 / 译

LES OUBLIÉS DE LA MÉMOIRE



*Les oubliés de
la mémoire*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

LES OUBLIÉS DE LA MÉMO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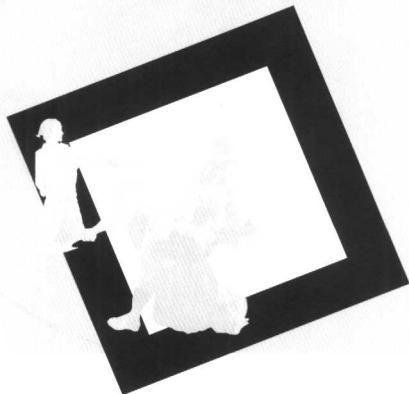
——“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法] 让·勒比图 / 著

Jean Le Bitoux

邵济源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法)勒比图著;邵济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高毅,陈丰主编)
ISBN 978-7-300-07800-7

- I. 不…
- II. ①勒… ②邵…
- III. 同性恋—研究—欧洲—1937~1945
- IV. D750.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2314 号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

——“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法]让·勒比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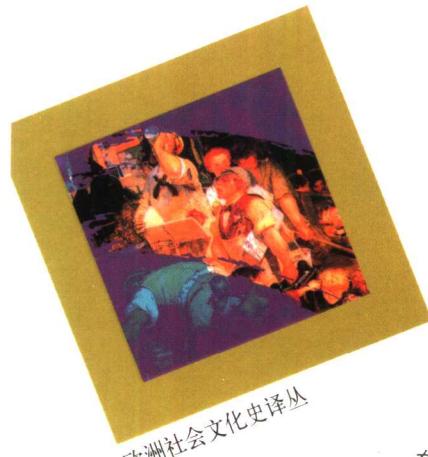
邵济源 译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邮 政 编 码 | 100080 |
| 电 话 | 010 - 62511242(总编室) | 010 - 62511398(质管部) | |
| | 010 - 82501766(邮购部) | 010 - 62514148(门市部) | |
| 网 址 |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 | |
| 规 格 | 155 mm×230 mm 16 开本 | 版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张 | 19.5 插页 2 | 印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 233 000 | 定 价 | 33.00 元 |

关于本书

让·勒比图先生使用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一段被埋藏的历史——“二战”时期欧洲同性恋者遭受纳粹迫害的事实。他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牺牲了的同性恋者因何成了我们集体记忆中被遗忘的人们？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荷马的世界》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

《中世纪之夜》

《中世纪的旅行》

《话说欧洲民族性》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法兰西美食——激情的法国美食地图》

《方便处——盥洗室的历史》

《19—20世纪堕胎史》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策划编辑

潘宇 司马兰

责任编辑

龚洪训 李学伟

版式设计

王坤杰

书籍设计

敬人书籍设计

总 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

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

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

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 20 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 18 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 19 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 20 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 20 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

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只因为我是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
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威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1604）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大清洗..... | (1) |
| 国会纵火案..... | (4) |
| 柏林的疯狂年代..... | (8) |
|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 | (11) |
|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 | (16) |
|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 | (21) |
| 文化的浩劫 | (26) |
|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 | (32) |
| 尴尬的“血腥之夜” | (39) |
| 血腥的早晨 | (43) |
|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 | (48) |
|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 (54) |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 | (61) |
| 第二章 仇视同性恋的可怕岁月 | (77) |
| 粉红色三角 | (81) |
| “疯狂”医生..... | (86) |
|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 | (89) |
| 一个艰难的任务 | (96) |
|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 | (99) |

| | |
|--------------------------|-------|
| 第三章 无忧的巴黎 | (111) |
| 巴黎的医生和警察..... | (115) |
| 巴黎的夜生活和沙龙..... | (119) |
| 被占领的法兰西，被监控的巴黎 | (125) |
| 达尔朗和他的土伦水兵..... | (130) |
| 面对神秘凶手的达尔朗..... | (138) |
| 所有人都解放了吗？ | (145) |
| 历史的不可思议的沉默..... | (150) |
| 第四章 萨特，无须负责 | (166) |
| 安德烈·纪德和让·科克托..... | (171) |
| 作家、同性恋和附敌分子..... | (179) |
| 萨特与同性恋造反..... | (188) |
| 第五章 重新认识之路 | (205) |
| 带头的无名呐喊，最初的集体行动..... | (208) |
| 邦特和斯特拉斯堡事件..... | (212) |
| 悼念之艰难..... | (218) |
| 死者的名分..... | (235) |
| 不可告人的结盟..... | (240) |
| 正面人物..... | (243) |
| 同性恋和公民权..... | (249) |
| 结束语 | (268) |
| 人名索引 | (277) |
| 译后记 | (299) |

第一章 大 清 洗

关于同性恋问题，没有更多的话好说，我们只要记住有些丑 13 行就够了。

——T. W. 阿多尔诺

1933年1月30日，保罗·冯·兴登堡，这位1925年上台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召见阿道夫·希特勒，让他组织新政府。时年44岁的希特勒，终于取代冯·施莱歇尔，成了德国的新总理。希特勒上台16个月之后，1934年5月30日，施莱歇尔和他的妻子在“血腥之夜”的大屠杀中惨死在自己的家中。他当时曾拒绝把总理的位置让出来。

希特勒上台6个月后，要求解散国会，魏玛共和国政府没完没了的更迭，使他很不满意。不过，在刚刚同国家主义右翼组成的新政府中，他任命了戈林和弗里克两名部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放手大干了。

1933年3月5日最终赢得的国会新选举并未保证纳粹党的真正优势，他们还需要开展一系列包括大量暴力和极端行为的运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一批议员已经进了监狱。他们空下的候选人名额的转移，完全改变了选举结果。其间，希特勒也运用一些能赢得人民支持的宣传口号。但这只是他复辟大德意志的一个步骤。为达目的，他必须首先消灭从前的竞争对手，然后同“腐败的议会制”决裂，使这个麻木不仁、毫无生气的魏玛共和国不复 14

存在。^[1]

15年来，德国人一直认为，1914—1918年战争的失败，是他们国家的耻辱。自20世纪20年代^①初经济衰退以来，失业队伍越来越大。希特勒希望重工业开始起步，以便把更大规模的军工生产纳入其中。此外，近几十年间，德国人民和艺术家似乎对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热情高涨。斯巴达克革命险些就成功了。这让希特勒寝食难安。在他看来，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各种协会、工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毁掉德国。10年前，从他写《我的奋斗》一书以来，他就一直认为这个腐败制度的主要获利者是犹太人：他们是给别人带来不幸的无国籍流民。

另外一些强有力的决定也压在所有那些使德国出生率下降的人们身上。金字塔形的年龄统计结果表明人口遭受了巨大损失（1914—1918年间丧失了200万人），这些损失应由大量出生人口来补充。对于一个好战的独裁者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他需要征用所有身体强壮的年轻人。然而，这些青年人似乎并不关心生育方面的事。很多人加入到某些青年运动之中，几十年来，他们组织森林探险和旅游，在野外庆祝友谊，欣赏阳光和裸体，远离战争和尘嚣。

与此相反，另外一些青年人则陶醉在德国大都市中那种繁华舒适的生活中，这些大城市正遭受人口指数下降的困扰。

这时，在所有欧洲大城市中，到处都有人争论艺术问题，他们鼓吹抽象艺术，用他们的作品扰乱男女关系的正常表现。从青年旅馆到舞厅，从画室到渔村，所有一切，都使德国青年背离了希特勒给他们规定的使命：大量生孩子，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统治的千秋万代的不朽王国。

^① 本书中所有年代，除特别注明的，均指20世纪的年代，下同。——译者注

正因为此，希特勒在他掌权几天之后，即 1933 年 2 月 4 日，颁布了《德国人民保护法》（*pour la protection du peuple allemand*）。此法令很快就得到加强，因为三周以后，发生了国会纵火案，德国总理借此补充该法案：禁止政党、工会、社团和各协会的活动，禁止新闻自由和游行示威。

80 岁高龄的兴登堡元帅是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这一天，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同一天，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这位自从离开伦敦后就成了柏林居民的人，万万没有料到有如此大的灾难来临，在写给朋友斯特凡的信中，他大大嘲笑了这次事件：“正如你将要看到的那样，我们即将有一个包括查理·卓别林和圣诞老人在内的新政府了。”^[2]还是在这一天，作家托马斯·曼在他即将离开柏林起程赴莱比锡改编圣·修百里的剧本《夜间飞行》之前，在日记中写道：“一大早我离开了柏林，好像是被一种不祥之兆所驱赶……晚上没有睡好，情绪很坏，我勉强看了一眼这座仍然在沉睡中的城市，这也许是我看柏林的最后一眼了。永别了，柏林。我从前离开从不向它这样说的。”^[3]

这天，刚成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离开总理府他居住了两年之久的凯塞尔霍夫饭店，饭店就在总理府对面，那里有他的议事厅和他的秘书组。两处相隔不过数十公尺，希特勒一抬脚就到了。他回答新闻记者的问题，同他的战斗伙伴以及楼层女服务员握手。入主总理府以后他可以解散这边的队伍了。同天晚上，数十万人组成的火炬游行队伍穿过柏林勃兰登堡桥，然后汇入威廉姆斯塔斯大道，大道两旁的楼房和阳台上，希特勒和兴登堡先后向狂热的人群挥手致意。游行队伍从离总理府两条街的法国大使馆门前经过，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条火焰的河流从法国使馆门前流过，我沉重的心充满了不祥的预感。”^[4]

希特勒一整天都很高兴，对戈培尔组织的这次检阅十分满意。一场盛大的晚宴在总理府贵宾露台后面的豪华客厅举行。席间，人们可以看到戈林、戈培尔、罗姆、赫斯和弗兰克，他们都是这个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希特勒预祝即将到来的大选获得成功。在各地的选举中，应当争取雷那尼地区和德国南方的中间派和天主教徒的选票，也要争取东部地区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的选票。至于国家中部地区，传统上是社会民主派、左翼人士、共产党人的势力。他们在城市的选票通通要争取过来。纳粹在柏林的集会很有效果，尽管共产党扬言要“拿下”柏林，并采取了一系列敌对行动，他们还是赢得了不少的支持。街头在打架斗殴，小酒馆里在狂欢畅饮，纳粹的讲演就在其间进行，照菲利普·苏波在巴黎 *Vu* 杂志上的描述，其成绩的突出是不容置疑的。希特勒十分满意。^[5]

一周以后，建立了第一座集中营，即由一家工厂改建的奥里安昂堡集中营。这是纳粹主义的高效率，是他们为强迫犯人劳动而改建成的，地点就在萨克森豪森附近柏林西北 30 公里处。紧接着，1933 年 3 月 8 日，距慕尼黑 15 公里远的达豪集中营建成，6 个星期之后，大批人群来到达豪。到 1933 春季快结束的时候，已有 50 个集中营在运转了。

■ 国会纵火案

17

1933 年 2 月 27 至 28 日夜间，也就是立法议会换届选举之前 8 天，国会被烧了。纵火嫌犯很快被抓获，是一个名叫马里努斯·冯·德尔·卢贝 (Marinus Van der Lubbe) 的荷兰籍青年，一个可怕的纵火狂。听说他是用自己的衣服浸了汽油点燃这座建筑的。两天以后警察局的报告就出来了，他们向新闻界公布细